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姑蘇志卷五十八

明　王鏊　撰

人物二十三 釋老

竺道生鉅鹿人姓魏氏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獨文字之師以生為邪擯之生後來止虎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首肯之今石猶存

竺道一真正有學業晦處隱智人莫能知王珣兄弟深加敬事受知簡文帝後隱虎印時號九州都繼那顔真卿詩登壇仰生一謂道生道一也道寳道一弟子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家世奉法往餘杭山沈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住剡東岇山後居吳支硎山報恩寺南峯院性好鶴鎩其翮不復飛視有懊喪意後養令翮成致使飛去又好養名馬謂愛其神駿今有石室放鶴澗馬跡石皆其遺蹤也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曰彼已有人矣由此名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為供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辰聚數十百嫗為角黍會梁天監中靈巖山初造寺有異僧負鉢而入憩廡下長身黧面相貌奇古衆莫之省逾三日夜半索墨自圖其形于殿東北壁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居無何有僧人顧其畫愕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趨來觀拜知師出世至唐宰相陸象先有弟遘危疾國醫不能瘳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内僧索杯水一噀而病良愈象先驚謝出金幣不受顧謂其弟曰我

靈巖僧也他日還吳幸來過我言已遂去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使觀察桂党道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禮所舍無有徧從寺中求之亦無得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馬如言如笑驚喜拜施錢五十萬修供而去

法愔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慧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壽院居之院燬復建即今萬壽寺也

支曇籥月支沙門也嘗來虎丘特賦妙聲善唄弄夢神人授聲法覺因裁製新梵凡清響妙絶宋孝武敕使至

郡從受五戒

錮錮尊者梁時僧也今虎卭之憨憨泉寶華之卓錫峯

皆其遺跡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

側聽得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謀建塔廟

坐於山脇石室間有二虎為侍方運籌思俄有神人

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但聞

撲斲聲明日奇石矗然廣階駢堿事聞武帝為造寺

名恵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聲呼

為響大師

僧林吳人有道行大同中入蜀居潼州豆圖山禪默累

日見巨蟒於前舉首如有叩者林為授三歸自爾蟒

不為害涪水之陽素無猿林至有二猿度水來依林

棲林去猿復泅還又嘗露坐赤水巖虎前伏聽林說

法久乃去

惟靖吳人入國寧寺禮慧政受天台教嘗侵星赴禪林

寺粥虎隨及寺輒跪地以俟靖出虎復隨去疽發背
困睡有鵂鳥糞其瘡未幾而愈又虞氷雪置秔地窖
中日以銚合菜煑食過期米常滿不耗靖乃棄之
智琰字明璨郡人姓朱氏梁散騎侍郎獻之孫幼事通
玄璩法師授典過目輒成誦長遊都下與道安禪師
齊名陳亡歸虎丘面巖壑者三十載楊素蘇威皆嘗
駐節山中接其緒論煬帝鎮維揚具繒招致琰恐重
累使者為之一起及見辭以疾竟不為用卒埋武丘

東寺

印宗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住蘄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過六祖盡悟之旨著心要集行于世

智聚住虎丘東寺山脩法師弟子至德二年奉敕太極殿進講金光明經天子嘉禮歸卧舊山開皇間璽書勞問卒變之山南得虞世南為文

齊翰開元中住武丘道性淵默心不關事與皎然甚契

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十篇為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韋諷味不釋手因語晝曰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服其精鑒

義師蘇州人狀如風狂貞元中民起屋師運斤壞其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師曰爾惜之耶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壞簷屋

數間獨存嘗止於廢寺殿中冬夏積火壞幡木像悉
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湀而食垢面不頮頮輒雨吳中
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不飲食郡人日
往觀之七日而逝盛暑色不變支不摧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為凍餒所驅元和
初遊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老僧顧君
房笑日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日何哉僧曰子不憶講
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為饑火所惱不暇憶前

事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君旁食訖甚渇掬泉水飲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乃落髪

鑒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師貿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别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僧鑒師廬安

在僧曰吾曹無名鑒者生始疑異至西廡下乃有羣僧畫像其一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文暢吳人韓愈有送行序及詩

貫休婺人善詩有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禪月閣因稱禪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今其畫本尚傳

僧瑗字辯空嘗披一衲不計寒饑勤行精進嘗撰武丘名僧𫝊一卷注郁子兩卷文樂三卷

紹明律師崑山慧聚寺僧也後唐時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有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之今尚龕置壁間形製甚古

紹宗郡人住廡山性朴野不羣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清化師全副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袍不受改號純一禪師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木焉

希辯吳越忠懿王子也爲寶嚴院於常熟聽律於楞伽受心印于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慧明尋還故刹御書急就章逍遥詠秘藏詮賜之

清順尊者宋初魏庠守郡奏改虎丘律寺爲禪迎尊者

至寺乃啓禪派今虎丘開山第一人也
遇賢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祥光滿
室少溺水泝流復還遂出家郡城東禪寺性嗜酒人
呼為林酒僊醉則作詩時有警句尤能前知人禍福
言無不驗有疾病者書符與之立愈郡守梅詢贈以
詩曰出入常携一古籐三衣麤重皃稜稜紅塵酒滿
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初郡中有虎為害遇賢見
之騎以出城其害遂息一日渡江風濤大作舟將覆

遇賢解袈裟為帆風浪便止其神異多此類遇賢顏貌奇怪口可容雙拳手垂過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甓輒碎之人問其故答曰世路不平閩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有一酒肆奉之甚謹賢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乃大吐石臼中囑以紙封閉三日啓視則已結如雞子未幾疫痢大行人服其一七即瘥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日沐浴而化七日身不欹側顏色如生

其徒火之取其骨塑為像今存寺中

靜梵嘉禾人姓笪氏生甫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從湛謙

二法師學元祐初住郡之北禪寺講法華經修法華

懺為三期之為日二十有八精恪上通感普賢受偈

摩法呼淨梵比丘

文瑩吳僧多聞博識宗教亦高所著湘山野錄行於世

道元住永安禪院祥符中嘗進所纂傳燈錄三十卷詔

楊億等刊定刻板宣布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遊并州從嵩禪師受具足戒來往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脩嘗造其室因與客棊遠坐傍脩請其說法有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脩嘉之所著有偈語妙密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絶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

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
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道潛吳僧有標致放陶靖節為詩甞自姑蘇歸西湖經
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
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赴官錢
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甞有詩曰隔林髣髴聞
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
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遥堂士大夫爭欲識

面䉛客罷俱來紅粧擁之遣一妓前乞詩援筆立成
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
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聞名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初為士人與鄉薦妻以藥毒之
遂削髮時時食蜜以解藥毒蘇軾與之往還甚善號
之曰蜜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當時有詆其所作多
艷體
道欽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授業景德寺因遊歷叢林遇

一道者語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至臨安見
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爲開山
始祖嘗召至内庭賜號國一禪師今薦嚴寺西有羅
漢橋名葢指國一也
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
之不詰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毛僧
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
法雲大師字普潤長洲人參南屏清辯得旨下吉有注

解金剛經心疏鈔息陰集

宗本乃承天福昌院飯頭飯熟必禮拜然後供僧一日忽悟怨談皆經中語仁宗召見賜金襴衣加圓照禪師號歸初至京師有貴戚試以娼女薦寢既登榻鼻息如雷女為般若光所爍一夕不寐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擧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主北禪遣當九日上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

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嘆賞有圓覺手鑑行菴錄

鰕子和尚好食活鰕丐于市得錢即買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視之乃出哇于水羣鰕皆游躍而去

諝三命承天寺僧好食活鷄精於陰陽之術吉凶多驗人欲其卜葬則以數十活鷄隨之聞其聲咿然食之愈喜後焚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湧出

宗杲號妙喜高孝兩朝凡三賜號兩住徑山嘗止虎丘

禪學為當時之宗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廟中忽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偈危坐化去有注金剛經

法全號無菴崑山陳氏子從道川參請一日行静濟殿其首偶撞殿柱忽大悟旁人見其光彩飛動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

衣和菴主崑山人隱居雪竇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徙

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峯在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因名棲雲大德丁未燬于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為害咸謂菴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菴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茲飲和猛從仁不為害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龕載奉化志

明本號中峯錢唐孫氏子幼參妙高峯說法示人縱橫詠貫以雄辯名一時朝廷數聘之嘗避去今鴈蕩村

有幻往菴乃其隱處有廣錄三十卷入大藏中

餘澤字天泉姓陸氏郡人學天台教觀辭鋒辯博音吐如鐘大德中住永定遷北禪召住杭之下竺會朝命勘金書藏經澤居于京師與翰林集賢諸老倡和後

聞有雨花別集虞集序

廣慧禪師智及字以中吳縣顧氏子從訢公學文僧嶼呵曰子才俊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鐙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㗞不

能答即歸海雲院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入徑山謁端公端以法器期之悉取三乘十二分教温繹之遂大通宗貫洪武初應詔居天界以病還海雲卒宋學士濂為塔銘有四會語録若干卷

維則字天如姓譚氏永新人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山之師子巖至正初門人築室以居則名曰師子林蓋以識其授受之原也自中峯以來臨濟一宗化

機局段為之一變故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卷語錄別錄剩語若干卷

悅可字中庭嘉定人少修静業元統間嘗錫師號及坐逝荼毘餘齒舌不壞

琳西王至正末出遊會稽屆歸父兄皆已沒嫂以不辱死於投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母卒血書華嚴經以薦江陰王逢有贈孝僧琳詩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皐景德寺僧皆有詩

名聲有東皐錄

普明號雪窓嘉定人善畫蘭與栢子庭齊名

時蔚號萬峯樂清金氏子得長千巖之傳至吳就玄墓山建大伽藍居參學甚廣洪武辛酉有詔起之蔚已預知趺坐說偈而逝使至死已七日越十三日肢體猶温

隆菩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為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

身以代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為我奏之已爇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既焚雨即大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䰟僧詩以彰之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住北禪寺後應召為僧錄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行斯道以輔翊舉義功召主教事洽以其位遜行而自居右後洽在詔獄行已位少師將行時乘輿臨視問所欲言行以洽

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解幷詩集行世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等

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淡泊齋稿

大祐字啓宗號蘧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呪

隨口成誦年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壯爲澤天泉司懺

又之武林從及公參禪洪武間召與蔣山廣薦會遷

郡之北禪歷僧録司左右善世會內難棄歸穹窿永

樂初起修釋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卷及平生所著

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剛二經直解天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二門圖行世

趙頭陀者自言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啖肉一頓盡十數斤或一鵞一猪頭秫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死橋上大呼一聲遂化諸僧具威儀茶毘之亦得數舍利

已上釋氏

赤鬚子泰穆公主魚吏也齒落更生髮白復黑服霞絕

粒後往吳中十餘年莫知所之

蔡經後漢人居胥門中散大夫王遠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為山過吳住經家以其骨相當僊語以要言經遂尸解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日王君果來舉室皆見從官皆隱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頃之麻姑至乃好女子年可十八九坐定各進行厨皆王食復擘麟脯相勸酬麻姑云接侍已來已

見東海三為桑田向來蓬萊水又淺於今日豈將復為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時經弟婦新産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袪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養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之使人牽經鞭之但見鞭著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經比舍有姓陳者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曰君心不正未可教以僊道當以一符并一篆

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後可以禳災治病陳後以符篆治效壽百有十歲而死其後數十年經復還家今吳縣有蔡僊鄉云

李崇郡人少好道林屋山人王瑋玄授之以流珠丹法曰行此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僊舉崇仕令宛陵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年七十四瑋玄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授遁化泥丸紫户術以度世在華陽洞中為左理中監淮太府

長史云𤦺玄楚莊王時人也

郎宗爲吴縣令後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在鹿

跡山洞互見宦蹟條

魏伯陽吴人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既成謂

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與白

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

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

之否伯陽曰吾已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僊亦恥

復還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虞姓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為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自可更得數千歲遂相與出山方為伯陽及虞生求木以斂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而死弟子虞及白犬須臾皆起僊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三卷伯陽後漢人恐當時吳會未分或恐是會稽人姑因舊著之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服之服者皆愈

董奉字君異吳人先主時大旱縣令丁士彦知有道術乃往見而請禱奉曰雨易得貧家破屋奈何士彦解其意因曰先生但令致雨當為築屋即躬命吏人百餘揀材為之構屋屋成大雨傾澍髙下皆足

葛玄字孝先吳人初從左慈受九丹液僊經遍歷名山

修煉大丹丹成得僊號葛僊翁每飲酒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王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舡多漂沒僊翁舡亦沈不知所在吳王歎曰僊翁有道何不能濟乃遣使求之久忽見僊翁從水上行來衣履不濕而有酒容既見言曰臣從伍子胥邀飲淹屈陛下于此又嘗舟行弟子見篋笥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見乎僊翁曰神符亦無所不為弟子願見之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

逐流而下復投一符迎水逆上再取一符投水亭亭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其詳互見傳記不可具載

于吉吳孫策時道士制作符水以療疾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拜之止之不能策即命收之策母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竟殺之葬之失尸所在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墉城集僊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

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將昇天謂漁父曰我僊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後吳建興二年春復降於包山張碩家有侍婢二名萱枝松枝為詩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嬿我與禍會乃出署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何如蘭香曰藥可除疾

淫祀何益碩既成婚授以輕舉之術遂絶迹不來年
餘碩船行忽見蘭香乘車於山際不勝驚喜徑往造
香欲登其車其奴扞之遂退

孫寒華吳人孫奚之女師杜契受玄白之要容顔日少
周旋吳越諸山十年乃得僊道而去一云吳大帝孫
女於茅山得道冲虛而去因名其山曰華姥山

楊羲者吳人好學沈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謐結神明
之交嘗為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真降

焉自東岳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髙談道微幽指樂妙楊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為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微謂義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靈簫真妃又謂義曰我昔學真於龜臺受玉章虎籙為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

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閑
幽真内煥必簡帝躬髙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隂陽
妄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
昇天此自元徳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勤學劬勞也
今人居風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
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
會三灾向臻褰衣遠逆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衆真
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義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

陶弘景論次為書號曰真誥

沈羲郡人學道消灾治病未嘗餌藥物也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黄老遣僊官下迎侍郎薄延壽乘鹿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即有三僊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册丹玉字授羲羲昇天時道間皆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

茵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為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内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僊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宫殿欝欝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

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
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若
欲上來書此符著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僊方
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
陸脩靜字元德郡人早通墳籍長慕神僊棲廬山白雲
寺與陶潛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慧遠持律精勤送客
未嘗過虎谿而與脩靜行過百步大笑而别宋文帝
表其高風作停霞寶贊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太始

三年作崇虛館通僊堂强招之使講道焉元徽五年偃月而化春秋七十二後三日廬山諸徒見霓旌紛然還山須臾而失未幾計至初脩静赴常衣囊及逝遺命囊骸投所在巖壑門人不忍奉之山中未至忽布囊掛巖樹諡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為簡寂觀

徐靈期吳人隱衡嶽上清宫遇神人授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周遊海嶽採訪山洞巖壑作衡嶽記叙其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五千餘丈雲密

有禹治水碑皆科斗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地而紫盖嘗有鶴集其頂神芝靈草生焉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髙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食之長生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至宋徽宗朝賜號明真洞微真人

張通裕字弘真漢天師十二代孫梁天監二年來居吳山感異夢即於山下建治號曰招真敘寥陽殿虛皇

壇手植七檜簡文帝改為乾元宮通裕嘗煉大丹鑿井藏之至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丹石礎啓之化為雙紅鴿飛入尚湖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弘景著法檢論釋老二教繹復討論甚有條理弘景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别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陳景尚吳人善講道釋製靈書經大行于世梁邵陵王

甚重之

周隱遥字息元洞庭山道士自云甪里先生之孫學太陰煉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甚臭穢蟲壞惟五臟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髪鬒而黑髭麄而直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貌似三十許人煬帝召至東都尋

還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問脩習之道對曰臣所脩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神人區區所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從之今孫楚作記互見寺觀條

周生太和中廬於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筯數百呼僮

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户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閒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曰月在此矣諸君試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閉户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柳條青者大中末乞食於蘇市嘗擊筑踏歌得錢輒飲好事者覓其蹤終不可得歌詞中往往述長生方外事閱五六年因大雪凍死於市市人具棺瘞於齊門

之左每遇日出時冢上有紫氣髙五六尺近視之無所見也後一年有處士皇甫顔者來訪之有人示以冢處皇甫持酒酺祭之發棺得青竹杖無他物表其冢曰谷隱柳處士墓自是不復有紫氣矣

單以清常熟元陽觀道士也甞附舟之嘉興聞異香疑有異人徧目同載唯舡頭一人儀趣頗殊以清遷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答曰吾此地人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堂數間老

人曰汝可居此以藥一裹令餌之遂不飢渴身日以
輕越兩月老人來笑曰有心哉尚在此疾已瘥矣爾
若勤脩道術可長生人間遂令歸予因拜問其姓名
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乎
王可交趙屯村人樂耕釣一日棹舟江行欻見采舫盪
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雲衣霞綃顏貌如玉一人
呼可交姓名舟即近舫引可交相見一人曰好骨相
合僊已灸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樽中酒再

三瀉之不出一人取二栗與之栗色青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肉脆而味如飴一人曰可交已見之矣令登岸復令閉目頃之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僧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僧邀可交為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僧以狀白縣達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竒之隂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家人具言三月三日

已溺水死溷盃信異之具以表聞可交自後辟穀不
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人時有見之者
章全素者郡人蔣生僕也初為日者蔣生好神僊弱歲
棄家遊四方學煉丹不成後得全素全素見生几上
瓦硯忽曰先生好煑鍊之法夫僊丹食之則能長生
化土為金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為黃金乎生心甚慚
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僊事乎無妄言全
素微笑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為

金顧此硯以刀圭傅之亦可為黄金生以為誕妄駡之全素尋卒以箦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遺一藥䍐有美光粲然探之得石硯在内寸餘已化為紫金矣

陳儆吴江縣吏也平生崇重三教廣行隂德但未能斷食魚之好嘗於池中養魚以待烹啜方欲斫膾待賔忽池中偶似人言悲哀乞命於是省悟盡放其魚於江是夜夢羣魚謝曰玉帝知君放我等萬千性命已

令天曹掛名僊籍三年後果於橋上白日上昇

孫鍇祥符末侍内表朱都官讀書于鎮州西山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芀茇下有道士據榻而坐鍇再拜而前道士熟視曰窮薄人也當使足衣食與丹砂一塊且授以符曰此可召役鬼神今歲河朔大疫以砂書符售之一符可得百錢既下山依教鬻符遊市井戴鐵冠被絳服騎至大名時王嗣宗守魏慮其惑衆擒械于獄將治以罪鍇曰吾非造妖者向遇道神人

見教能令人見其祖先嗣宗命釋試之果然表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之事後矽畫術袁遂逃去

申元道泰陵人師事徐神翁得修鍊術將出遊請于師師示之曰逢虞則止無雪則開乃渡江至吳中過山問於人曰虞山也即築菴居之插竹成林因名竹林菴山中每患無汲一日大雪獨於菴前覆簣不積遂浚而得泉因名雪井紹興間喻抱元增築改名招真

菴又嘗於福山建潛真舘梅里建隱真舘為鍊丹之地

陳希微字彦真吳人先名伯雄元祐中得疾因往茅山劉靜一求符水下山覺眩冐不能前據石大嘔此疾遂愈棄家為道士築室柳泝泉上徽宗聞其名屢詔不起乃以所居為抱元觀而錫以洞微法師之號

何中立淮陽朐山書生也世為望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業儒能文一日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荷蓑結廬于

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起必一至吳江洩馬郡至吳江四十五里往返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莨草去疾遂愈始翕然傳莨草可療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有姓左人以草煎湯療病訖復緘于盒一日開視忽生粉紅花兩朶於是遠近敬異先是觀中諸黄冠以殿宇摧燬欲試其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

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荅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

者上聞而益奇之會浙西趙憲伯歸亦為之請遂賜

金闕寥陽殿額出内帑緡錢數萬繪事一新以荅其

意孝宗在位忽夢有黄衣而跣哭而求弔問之曰臣蘇

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乃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

抑黄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僊莊文繼即世璫

因進免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寛上心上矍然憶

昨夢輙泣而嘆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其

人因道其所為上大驚有諭遣不至嘗燕居深念以
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虚位圖所以賛佐
餕承顔之重者焚香殿中黙言曰何誠能僊顧必知
朕意遂授璿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贄問所以求則
曰陛下禱矣璿承命惟謹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即
有邊人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既去復呼還曰
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
歸奏上曰誠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之

內賜御寶書扁以寵之既而成肅正中宮事無不驗
上每歲以璫將命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
予優普一歲偶踰期或訝而請亟起于卧搖手瞬目
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
滸招而呼踵廬言之衆曰何固未嘗出也都道錄劉
能貞自京口舟還次無錫默禱云先生果有靈感當
出相見泊至許墅何從南來劉登岸揖何云小道不
易出山果十枚贈別舟及平江則何未嘗出也何能

耐寒暑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不飲酒先有衣襲寄於郭氏云吾死則以此斂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命取之明日坐而逝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求衣亟命特賜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瘞焉

猷道僧平江兵家子也年十四五為繼母所虐遣出貨糖一日與羣兒戲井邊覆糖於井懼而泣遥遇賣藥道人見而憐之令負笈以隨因飢啖以一棗遂飽索歸再三道人怒批頰使去自此如痴如狂左頰突起肉

塊自云中有金蝦蟇初許人揣後張口示人頰肉膜中一紫色小蟇宛然手足皆見能預談人禍福發其隱識者以為神髙宗召見賜名應夢達道先生狀皃而髽似道似僧與何蕢衣頡頏好遊蕩市井閒見人必求錢得之隨與貧者何既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欲汝來矣道僧竟去見于内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寵人元居實館之元懼其逃

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致萬端三年而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内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身皆雪而笑我狂也衆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從而入道徑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

為僊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吕純陽曹混成𧿍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因隨遊名山洞府及到冥司純陽令往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僊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為四投之盤中圓

轉甚疾攖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高宗聞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為法神為符氣為水耳上悅書寂靜先生四字以賜之被受三朝眷遇累封寂靜凝神真人

歐法師嘉定人紹興中有雲遊士憩黄渡崇真道院數日别去且期三日後當再來為我具酒肴及期果至共為歡飲就法師掌中教書符訣令醮祀伏壇用之

自爾法師主醮事人輒見其彷彿升空焉後臨終挺立而化

周紫華郡人也讀書好道有幸道者過之見其讀參同契道者曰子有夙契可與語至暮留宿夜甚寒將熾炭道者止之視其所衣一木綿裘其氣充然時方雪積道者所止有光赫然出屋上雪獨不聚隣人以爲火操水具至則知非火周尤異之達旦留詩以别問其所居曰楓橋問其姓曰幸次日周冒雪至楓橋果

有大船泊橋左幸方倚蓬而笑曰吾知子必來遂留
款具膳且出一小罌貯水銀燒之頃之成銀命舟子
入市即可易物再貯如前加以黑末半匕及成則黄
金也盡日而别且曰戊亥歲當成子志周自此若有
所得每靜處覺有氣隱隱中起稍引之則煦然周身
歲果戊一日以幸所書展玩一過曰兹惟時矣遂斂
衽端坐而逝若委蜕焉
中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攜一白甆瓶遊吳中大風雪中

脫衣貰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嗤嗤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榜舟人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于虎丘劒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見

梁亮家于駟馬橋下業漁甞見一白鼠入穴得書一卷讀之有悟車塘張氏世稱為神亮往候焉適張出因擲一索於其家家人見蛇入卧内奔告張張知其亮

也追而飲之亮使視蛇乃索也提刑吳潛舟次江方飲亮擕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怪問之亮曰欲假公筍中白金酒罌爾潛見其裸且籃小意不能藏遂出與亮即納罌於籃而去翌旦於駟馬橋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為妖急追逮至官謂亮曰能去此否亮因注水於盆剪紙為魚游躍水中復剪一魚飛達庭下攫其魚而上衆皆仰視遂失亮所

王大猷者本朐山人乾道間仕為忠翊省幹來居吳中

街路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處志事神月朔
朝禮飯道設齋至淳熙巾以四月十四日為呂純陽
誕辰齋百道士齋散有道人至黧面跣足敝褐片巾
徧體瘡痍而略無氣穢屢言來後時幸毋卻人咸怠
容獨大猷加禮待道人謂曰吾能治内亦善治外大
猷問高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隱初無定隱問其姓
名俛而不答徐曰省斡當兼善天下豈宜獨善其身
大猷答以天下人安吾道始安道人笑曰此子可教

遽別去期年忽再至稽首趺坐大猷叩之不語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富貴而安者有藥石而安者君意何如大猷曰吾志不在富貴道人曰予有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遊江湖未有可托今觀汝有道風不容自祕令屏左右治潔室密受其方戒曰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宜遊量立價以售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遷他日姓名可達上帝而子孫寶之亦有利焉若圖

轉授非神明所許諾既有孤鶴自天而降道人撫之笑别大猷徑乘飛去畀香滿室復有羣鶴環繞大猷與衆咸驚絶知其為僊遂制其藥博施於人迄今其家尚不遷藥亦不絶所謂王省幹宅遇僊丹也郭麟孫于文傳俞焯諸公咸有題志

鄧道樞字應叔綿州人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内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且將兵

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樞於高峰頂為謄心
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黄頭先鋒斬關而入初道
樞端平中隨魏了翁出蜀居吴趙與簒俾住持文昌
宫宋亡得上官氏廢圃於城東棲息所名會道觀道
樞别號山房家鈕翁為記一時名輩皆與游工詩善
琴有東遊集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葑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開
户而眠不用帷帳猫犬至即俛首疾回無敢窺其内

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錢不乏疑其挾術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婁盤閶四門人皆云是夕見其肩籠荷杖出門去矣

楞伽貧女在郡城西石湖楞伽山下名伴娘不知何許人乞食為活往來山中歷年雖久顏色不變插花謳歌夜則宿古墓中蛇虺寒暑皆不畏時有異人何從者與郟道士遊山中邃遇貧女於道問其姓則曰無

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其時甚寒問其
何不畏寒却指松木答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生養
木尚能過何不會此於是何從等敬進曰特來問道
願慈悲開示女曰汝不能慈悲如何却教我慈悲汝
若求道必歸求心從赧逡廵而退明旦復往已失所
在

莫起炎號月𥦗茗溪人生宋寳慶間少業舉子不利慕
玄學至青城山見無極徐直卿授以雷術又聞建昌

鄒鐵壁得王侍宸斬勘法委身童隸事之鄒疾危遣去曰吾將逝矣雷書之全不能畀汝已而書張使者一符授之再見潯陽楊真卿精於持練動與神合時憤世嫉邪托狂直于酒信筆塗墨出詭秘語人莫能曉寶祐秋越守馬光祖致之禱雨雨應聲至理宗賜德書詩贊至元中崔彧奏詔江南起覲京師祈禬有異驗命典道教事力辭歸止於光溢巷學者塡門嘗書錢壁言于門曰百事動雷霆龍神拱手聽不洩亦

不祕淵默有天聲癸巳冬謂其徒曰明年正月某日吾逝矣至期書偈問斂具衆謂具矣復摇手曰待吾五事備須臾天忽昧風雲雷雨雹交作俟霽斂焉宋濂為碑文楊維楨為傳弟子得其傳者吳下張雷所王繼華金靜隱馬心吾江東許無心陳靜佳雷所再傳步宗浩宗浩傳周玄初

張善淵字深父號癸復道人吳之華山人其伯父崇一始為道士得易真人如劉靈寶飛步法稱之為張雷

師宋尚書已忺薦于朝命主郡之天慶觀善淵從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潛説友舉住建德永隆宫再知郡之先孝觀世所謂道法藥術凡四方有一術一法之異必究極其妙莫月嵒侯清谷時為道門所宗咸異重之而樂授所祕元世祖詔舉山林有道嗣天師以善淵薦乃與其弟子步進德入朝命召鶴及他有禱皆應遂命為平江道録住持天慶觀又改紹興昭瑞宫鎮江道録卒年九十二

步宗浩字進德號雲岡早習儒書中歲始慕道從張雷所于玄妙觀授回風混同大洞真詮上清靈寶三五飛步之祕碧潭斬勘之書祈禱雨暘呼召鸞鶴咸在掌握驅邪救患甚多靈迹延祐間制授貞元微妙弘教法師

周玄真字玄初嘉興人年十二入紫虛觀從李太無為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來居葑門外報恩道院能以符篆名鶴名所居曰來鶴軒自號鶴

林先生雖身寓方外事母至孝其學受靈寶經法於曹谷神又因顧養浩受五雷祕文於步宗浩洪武戊申京師大旱太師李韓公善長迎玄真致雨有應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嗣天師玄真同被名錫宴光祿又明年上召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同一理爾上悅壬子三月不雨右丞相汪公廣洋命玄真致禱其應

如初乙卯又旱玄真禱亦應冬無雪復命玄真祈之
已未授領神樂觀事玄真平日亦好興建利物嘗造
安里橋重構報恩道院修致道觀丹井卒葬于莫月
嵋墓次

楊中立字玄微號海漚亦步宗浩弟子也少入玄妙
觀嗣宗浩為太極五雷壇正宗志尚簡素名所居曰
一枝巢鄭元祐為之記洪武中掌道紀司

黄道淵號孤山錢唐人嘗遇郢人衛淡丘授以修真

要法及醫藥方伎南遊武夷師事金華潘雷鑑挾其術北上後歸憩吳下郡人嚴德昭抱疾醫不能療建壇以祀玄帝名曰清真朝夕懇禱道淵適至憐其精誠投以藥遂愈於是道淵留主壇宇嗣天師爲奏賜觀額今其徒猶傳其藥

郭守源字本中幼從張簡學詩慕周玄初之道往事之得其所祕洪武初選居神樂觀授天壇奉祀朝廷有大醮祠輒勑守源副嗣天師蕆事眷賜甚隆永樂

初擢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教住持朝天宮及

卒皇太子製文諭祭

李德睿字士明嘉定人為寧真觀道士尤攻于醫遇

淮人李清隱授賓太師飛騰鍼法洪武初召入見辭

歸嘗携瓢賣藥市中瓢小而類鶴因號鶴瓢道士張

羽為傳王行高啓輩皆為賦詠

金善信字實之少好老氏學父母嘗為納婦有子時

張雷師能以符篆捕逐鬼物因事之及聞莫洞一者

劇飲酒醉輒詬罵人呼雷役雲褻狎如兒戲又往尊事之盡得其祕遂與其徒研覈妙旨其言以爲心神至虛無所汩沒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淸淨去道無難矣以薦爲廣德路道錄仍畀師號

席應珍字心齋號子陽子常熟人少辭家學老氏法經籙丹法靡不洞究兼涉儒籍尤邃于易釋典方術咸能旁通奉其母甚孝至葬祭痛哭如初喪或謂親

愛既割何得徇禮若是過與應珍曰吾法當割愛人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僊也哉始提點常熟普福宫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靈應宫洪武中卒

胡道安字安谷吳江人為玄妙觀道士晚遇至人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魑魔秘旨洪武末吳中秋旱郡守延道安致禱道安登壇醉酒詬罵怒髮衝冠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性佯狂人呼為胡風子

張皮雀者名道脩長洲人也少有異相年十七父母

欲為議婚不從往禮胡風子為師盡得其術宣德八年夏常州不雨大家愬道修往禱及至則其人頗怠道修登壇赫怒忽震霆碎大木雷火其廪不留粒粟已而黑雲蔽天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十年崑山旱縣令請禱道修約三日雨三日果雨戴氏子疾昏譫語道修入門取棒就牀擊之其病遂瘥馮氏婦為祟馮狂叫亂走道脩至即昏仆去則復然常過猛將廟衆聚侮之道脩怒走對廟門向神祼而溺

衆因畏神甚見之吐舌戰灼而散道脩風格竒朗頂
雙髽披青布袍人謂其捕鬼隨行鬼作聲類俗所粥
兒戲皮雀者因呼為張皮雀正統庚申年六十一無
疾而死死後或見之于長橋疑尸解云

姑蘇志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五十九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燊

謄録監生臣馬紹基

姑蘇志卷五十九

明 王鏊 撰

紀異

甚矣人之好怪也昔夫子不語怪而後之人唯怪之欲聞稗官雜家紛紛不可勝紀雖然亦不可謂之盡無也掇其稍近理者以廣異聞焉爾

吳王闔廬得寶劍三曰魚腸盤郢湛盧湛盧一日水行以如楚昭王得之於牀召風胡子問焉風胡子曰此

謂湛盧之劍吳子得越所獻者其劍有五魚腸已用
殺吳王僚盤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
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以示薛燭燭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盤郢亦毫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
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禦人君有
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吳越春秋
吳王闔廬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

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抱朴子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古今樂録

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悦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哀慟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

黄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邇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泣下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不敢承命玉曰生死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若至吾家當致敬大王重出遂詣王説其事王怒其造言玷穢亡靈將收重重脱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乃復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

因搭重以子壻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聞人言則走王怪問羣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王怒其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坐殿上復見兩人相對北向者殺南向者王復怪問羣臣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孫余氏墓在虎丘吳越王嘗於報恩寺側發一墓僧止

之弗從俄見一人古貌長身語曰我帝堯之臣鯀余氏也與陶臣氏烏佗氏佐禹治水以功封吳葬於此僧復為掩之見錢希白記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脩勵從者六七人遍擾民居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晃怒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前者晃曰何敢

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黿鼉之屬三吳記稽神異𥙿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姙母夢腸出繞吳閶門寤而懼以告隣母隣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𢀖足於天下不出

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王子年拾遺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晉元興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時王弘守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遂大發弘知天為之災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衰微之象也

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瑶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處有竅大如螾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如常犬哺之而食還置竅中覆以磨礱越宿視之失所在矣瑶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亦得此二物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盖此類也法苑珠林 神異記

永嘉元年吳縣萬祥婢生一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

毛尾黄色大如梡晉書五行志歴代神異感應録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妾是文尚書家女也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以琉璃杯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杯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並是偕來者續博物志

永嘉五年吳郡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餓

死於是果有苻石之亂天下饑荒焉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絶將歸家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饑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㮏傳言天公織女

死為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花木錄

隆安初吴郡中狗常夜吠聚皐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歴代神異感應録

景平中郡守顧琛初為朝請謁假還東日晩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吴郡部伍尋至於是諸舩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吴郡早晩至船人答無顧吴郡又問何

船日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慧聚寺殿柱梁張僧繇畫龍其上後龍數出湖内僧繇又畫鎖鎖之唐會昌中寺廢以柱留郡中至大中間寺復興以柱還淳熈中寺火柱遂燬又有二柱於雷火中各有天書如大篆一勡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在柱裏人莫能曉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

模印之

慧聚寺紹明律師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前梧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叩之訖旦掘地果獲二物制度極古前輩嘗有詩云一旦石像欲發見

先垂景夢鳴髙岡

吴人費季久客于楚時道路多冦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下各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矣憶與妻别時戲取其金釵著户楣上臨發失與道此是夕

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吾行時嘗取汝釵留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遂成服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搜神記

宋劉元字幼祖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錮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與元偕行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

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稽神異苑

𡖖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池中飼以米榖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過之故𡖖中門户並作神魚子英

祠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有大星隕于吳郡為石占曰有亡國有為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星墮于江都未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遂墮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得一石徑丈餘歷代紀異感應錄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吳邑人也應舉赴咸京下第歸

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
為婢所惑得罪舅姑毁黜至此敢寄尺牘於洞庭之
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𤼵如言見千門萬
户曰靈虚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夫之罪使懦
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而去俄而祥風
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人即寄書者乃宴
𤼵於碧雲宫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曰予即洞
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兹奉閨房永以為好同

歸洞庭莫知其終今洞庭東山有柳毅井吳城住宅有柳毅橋鄉人以水僊神立祠二處

大歷初處士李籯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火意為漁家漸近即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畫舟倚白蓮中籯異其境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籯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寫酒於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作歌歌玉波

泠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其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葯華之詞俄聞鐘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遊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朝日巳上廣陵有人識其綃曰此龍頷小鬚所緝也樹萱錄

大歷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蘇市逢秀才蔡霞者以兄呼貫詞因問曰兄日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曰霞

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絶意有所託祈兄為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下瞑目扣橋柱當有應者願與家母相見書中亦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輒一人引入廳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絶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坐母側具饌甚精方對食母忽眼赤直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

與百緡因命取鎮國梡授貫詞女曰得錢十萬即貨之貫詞持梡出迴顧碧潭危橋手中器乃一黄銅梡忽有過客視之大喜以百緡易之曰此蜀賨國鎮國梡也在其國大穰既失此梡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幾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蜀賨守龍上訴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故親也其母老饞貮相啗以其妹衛君耳續元怪録

大歷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詩曰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至樂復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勑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開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塞哉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

墳能作詩兮感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詩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寺之北有兩墳甚高大荆棘叢蔚詢諸耆老莫知何人所葬

郡人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詩云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為顧家子忽一日如被人執去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

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歳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陽叔子事非怪其子即非熊也

貞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為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七八寸許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絶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鑒形照者即仆皆嘔吐狼藉最後一人不

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始醒明日復往下綱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罕見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友東吳從太守元公錫登洞庭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百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栢千君

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辯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踽疾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以千數頸鏁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先是永嘉中李湯為楚州刺史

有漁人夜釣龜山下其釣為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鏁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鎖乃振動稍稍就岸濤驚浪飜觀者大駭鏁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鬛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獮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乃徐徐引鏁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

皆相傳驚愕莫知其為何物今攷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相見與經相符入幕閑談

郡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麗頂珠圍逕數寸乾符甲午歲忽放紅黄青紫光於時士庶觀瞻施財山積有老人惑其事固請梯升即佛光焰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有一穴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緣佛首鼠穴正值藻井中遂探穴中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項即紅光出青黄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鹿門

子曰佛金僊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革遂興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許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相狎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慇勤檻前白蓮花敷開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絶北夢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為

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遂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吴守玄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宴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絶北溪瑣言

宋咸平元年夏四月漁婦李氏張罾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宫畫燦然取歸授兒為戲恐傷之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怪之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然往視之龜在焉因取歸近村王道崇留龜置神像前翌旦遂失去私念此或靈物若

虔禱當復見則必獻於官禱之龜忽自鼠竇中出迺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華守郡異之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其事訪之君房曰按瑞應圖千歲龜巢蓮葉上其出也其將以應千歲之運乎且白西方色也龜歸也豈西邊敵人之懷歸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來獻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其秋試進士以崑山進白龜詩為題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蛇長

尺餘為牧童所困元疑其怪物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進士朱浚來謁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俄至一山乘元以肩輿倏至其處臺殿森嚴王侯之居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為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救此微命恩莫可

忘元始記救蛇事王顧浚令百拜乃置酒高會且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乃别去與女升舟頃至長橋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恵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為君入禮闈竊所試題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視宿構明日入試果符合既捷薦名遂調丹陽簿女童忽辭去不復見朱蛇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以在字一

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卧内深隠之處亦皆有之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上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衫見人皆慟哭語言莫辨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有頃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胥用漢字盖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彦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復使人為治桅為造轉軸教其

起倒之法其人皆以手捧首而謝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黒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三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户悉漂盡惟餘五空屋人亦不

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濱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南至平望皆如掃内外死者萬餘人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湍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音像因供于家時慧聚寺僧守齋夜艤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齋拒之女曰假一篋宿何傷守齋開篋納之遂驚悟迄

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洳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黙念與夢合因乞以歸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談選

城中張比部員外家富盛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大興土木鑿池取土築堂址掘地數尺得一蛇細如箸然蟠結穹隆其長不可勝計比部之子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輦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擔而後盡時人㦠目

其堂為太歲堂然亦無恙東坡志

宣和間楊宗字之損為吳江丞治所枕太湖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棊局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即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宗按為圖以示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為奇事丞郭某所記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為薪中有大吉二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石夜有

光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北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去

邊知白字公式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中為太學學錄得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紙遣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鮮薄安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

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公式足成一章詩云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塔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留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庵曰慶雲至今遺址尚存夷堅乙志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有題

一詩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

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石浦真武殿前新甃石池一夕大風雨雷電翌旦灡池

皆大金魚莫知所從來

紹興元年石工採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年六

月他工採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出

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遂噤不語化

為石貌如平生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綯綯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寺乃綯之祖審琦香火院也玉峰志

淳熙中姑蘇民家有唐姓者一兄一妹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或倚市簷憩坐出則傾市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遊野為巨室受囷粟蓋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

徼傴有璫以賂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為帥以周伯太府簿名至京間一往必敬諾其聲如雷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于河至望僊専舟焉程史

開禧中嘉定市徐公坊有釀酒家屢耗失每疑役夫盜飲一夕坊人露坐俄見月下有人自坊中出跡而逐之至橋不見乃石橋兩傍所刻人像也鑿之乃息

嘉定中譚承務思通刱庵名崇壽鑿井得木佛金粉雖

䄉模刻究然因大拓規模名靜信寺像設未備忽一夕夢大龜云願以身嚴佛像翌日見一大龜引六龜乘潮至浮於崛浦之上思通嘆曰吾安忍害物命以營繕乎遂縱于海未幾崇明州登仕施光遠者亦感是夢遂取殺之得玳瑁鬻錢詣譚氏以成佛像光遠者思通之姻眷也二人會次言之若合符節今寺勒石以記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帶箭造庭哀鳴若

訴廣年視前首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鶴乃去

謝邈之守吳興帳下給使鄒覽乗樵船夜至平望亭風雨船無所庇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茅屋中見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簿别牀有小兒年十歳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不止覽問何意曰是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将曉覽去回視所在唯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夜所見事告女子曰此吾故夫

與亡兒所瘞處也吾實欲改遷故來辭墓因匍匐至家號咷遂不復嫁錄異記

松陵陳益少有俊才領鄉薦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嘆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不一年卒談選

宋韓子師彥古鎮平江夜聞鼓笛喧匌問何處作樂老兵言後園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廟獻送韓意

謂非典祀行將毀之兵馬都監某人於是夕夢重客入謁曰吾百花大王也久獲血食府園今府主將毀吾居願賜一言勸止都監醒寤旦詣府稟曰尚書欲拆百花廟乎韓驚曰夜來有此念初不形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夢告韓歎其靈遂寢所議

宋之末年郡中有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冢而藏遂白之官啓冢見婦人卧棺中有小兒

坐其側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人無異鄉人呼之

曰鬼官人元初猶在閒居録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吴門比隣嘗有人夢神人披髮

持刃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

一杯至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

免其疫吴門大疫隣巷病亡者比户不遺獨劉舉家

無恙談選

吴中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

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黄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濱海自古無潮汐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平李彦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讖乃告知縣葉自强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亦為狀元黄衛相繼大魁天下傳為奇事

平江市人周翁病瘧不止或言瘧有鬼可於他處避之翁以昏時入城隍廟中潛伏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夜半忽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黄衣卒徒從外引七八人至庭下皆衣冠者王問曰吾被上帝勅令於此邦行疫爾輩名為一坊土地神毋致稽緩七八人皆頓首聽命中有一神前曰某所主孝義一坊居民良善難以疫及城隍怒曰天旨汝何敢違神復曰既不可以小兒充數如何城隍良久曰可遂

各聲喏而退周翁還舍具以告人皆哂為狂誕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坊獨免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

郡之雍熙寺每夜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且哭且嘆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東樓好事者錄其詞于壁士子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作外人無知者何從得之寺僧告其故巖卿悲嘆曰亡妻旅櫬

嘗停於此也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井吼三日法苑珠林

陳興立長洲農家子也居蠡口家貧事母甚孝母病不食粱肉惟啗城中臨頓橋王家糕每日五鼓時即之臨頓買以奉母風雨寒暑無懈一日持糕歸憩楊涇橋遇一道士問曰何不食糕陳語之故道人曰我母亦欲食糕出錢與陳易陳遂與之不吝復入城買糕

亟歸未抵家道士已將持奉其母母食道士糕病頓愈始悟道士為異人就所居建三清觀捐俗出家後羽化立祠疾病禱之無不應驗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正皇慶間燕山有一匠者來自云張撥天謂寺主曰不勞費財請得一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挾鉅楔數片登高敲斵閣柱悉正

元元貞二年夏旱請觀音大士于公廳嚴修佛事髣髴

大士見身東南空中時官僚吏民皆得瞻仰甘雨隨

霈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瓮忽作牛

鳴以物覆之則止去覆復鳴三日乃止

大德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閩海溢百里潮高數十丈

蘇之颶風尤惡郡縣治吹起入半空及僧寺民居亦

多罹其患太湖之水幾入葑門市井傳舍為之蕭索

皇慶改元有張三郎者善笛八月十五夜在樂橋作伊

州曲夜靜有老人來曰爾笛固清未能脫俗為爾釐正之當熟記毋忘乃指教其孔換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別曲老人取笛自吹超出塵𡏖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聲已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結復悲願為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張問何人作答曰僊妹劉妙容歌也因以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我豈能教爾耶去數步不見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元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大
母施夫人病亟大父秘書君應得卜竈陽抱山之原
欲穿壙以為藏施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
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明日役者鑿地深五尺許得
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别有石刻在傍
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秘書君命亟掩之而更
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
為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人以為厚德所致既長用

趙文敏公薦仁宗召見玉德殿命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後改前職具見虞文靖并周伯琦墓文

延祐初太倉有丐者椎髻跣足披皂衣操大瓢往來於水軍萬户寨及張京馬頭酒家乞飲飲醉輒奔走呼云牛來了衆跟我去凡三月餘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連書火字入皆惡之詈之或朴之自後不知所在是冬有海賊牛大眼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水

軍寨張京鎮人家多被災始悟丐者之言

延祐間黄姚鹽塲負課甚多一夕海潮暴漲夜有火光熠熠數日煑鹽皆變紫色每鏇視舊數倍商人雜以他塲白鹽亦皆變紫逋課盡償已而復為白色

至正間虎丘山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明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紙上見之但其頂居下此理殆不可曉也 輟耕錄

至正乙酉朝貴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中斷有聖像儼

然劉文明父子復載以歸今在太倉東嶽廟中

至正二十二年郡民張明二家豕生白象衆以為異赴官陳告三日而斃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入時郡城中忽聞兵甲聲自東南來居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巽方黒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筭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瓦悉揭去牀榻屏几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舖失白米十餘

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　輟耕錄

葉子澄吳人貧而好義與黟縣逹嚕噶齊巴延交至正壬辰冦起浙省調兵守昱嶺時巴延沒于王事其家在嘉興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黄冠師追薦攝召巴延云旦夕杭城且危爾輩宜速依吾弟處逃生母妻以無弟再扣之曰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即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夢巴延相見以家屬為托葉即為留居供給不怠後杭城陷巴延子

譙齊唐古人也

國朝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鬬閧鬭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鬭踰時乃止觀者如堵

出杜東原耕餘錄

宣德七年徐武功伯時為都御史治水張秋同郡王震時為東平州判官屬治下公命濬河壅處掘數尺許見棺有石板大書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河東即漏澤園也

遂葬之

陳僖敏公鎰與太子太保俞公士悅少相得出入恒俱一日黎明同入郡學學傍一居人寢門内聞街上枷鎖聲窺之見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及囚皆倉皇曰丞相來急避之遂皆入古廟而沒居人念因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二公隨至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輭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皆應其

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鱸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弘治間包山華嚴寺僧宗翌年少質美從師昊雲遊淮
徐間舟宿桃源瓦礫亂入舟中舟人疑寇至起視之
寂如也遂進舟數里瓦礫復入舟中者再舟中人皆
惶惑莫知所以及抵徐宿彭城驛翌如廁得錢半百
持以視昊尋於佛書中又得數十文於履中又得數
十文始怪焉至夜見一美人甚麗侍女數十人迎翌
語曰吾與汝宿有緣好當解后于此勿疑也自是晨
往暮至與之寢食昊知其為怪也作呪禳之瓦石如

雨而至昊强翌歸主僧問翌曰聞汝遇怪果怪矣乎言未竟汚穢滿身寺僧無不駭愕寺中偶失一物試問之即從空中投書曰某人竊去人有禍福壽夭問之者多奇中或有不信逐之雨中衣竟不濕寺僧百方禳之一日作隱語曰蓮花即應沃羅莫解其意閲三月大書于門曰宗翌我去也明日遂去翌今尚存無恙

姑蘇志卷五十九

姑蘇志卷六十

明 王鏊 撰

𥜥事

事有無所附見而不可遺者爰名之為𥜥事又有所謂𥜥言者因附書之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其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

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棄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

綬以幘其目史記正議曰今之面衣是遺象顔野王曰大巾覆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矣使於晉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

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劉向新序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䰟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禮記檀弓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

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令憩橋是

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

處令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

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

風濤粮不得渡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

金色逼海而來遶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欵吴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亭亭之名昉此吴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吴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為鮝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見䐉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吴地記

晉安北將軍范汪為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

為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

蘇峻東征沈充吳興人為王敦將請吏部郎陸邁與俱字功高亦吳郡人將至吳密敕左右令人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

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

家始峻遂止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巳知子

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

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好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庚長仁與諸弟入吴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皆退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

望太湖

唐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徧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為嫌又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宧東亦當時法網太踈不以為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

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為河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為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蒙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間為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陸魯望有鬬鴨極馴養一日驛使過而挾彈斃其善鳴

者曾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上進使者奈何斃之盡以囊金償之徐問人語之狀曾望曰能自呼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名之還其金中吴紀聞

錢武肅王鏐廣陵王元璙威顯王文奉三世皆為中吴軍節度使開府於吴中時有丁陳范謝四君子同在賔幕丁諱守節丞相謂之祖陳諱替明屯田之竒曽祖范諱夢齡參政仲淹曽祖謝諱崇禮太子賔客濤之父皆職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其子孫又皆登高

科躋膴仕以見慶源深厚也中吳紀聞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云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為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

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率慶歷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為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為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綖為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乜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某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户或於門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兵革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道遥沈逍遥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吴申公子厚

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
城人號為南北章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
時建節鉞者出入必盛其儀度既還本鎮鄉人為之
改觀公在童齔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光盪巷
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拜於牀下先生惶懼大
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既坐話舊極款密且云小年
狹劣荷先生敎誨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

之賜也不數月郁先生果卒公為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為美談中吳紀聞

姑蘇刺史有若范文正公富監皆牧鄉郡葉少則先典州既而請老其子道卿以本路漕節來侍其孫公秉熙寧中又為郡守蔣希魯再牧是邦遂歸休於此盛文肅胡武平趙升平後至政府皆盛事也

閶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其肆通連六七間水陸南北之物畢具隨需而供雖坐列十客人各

異品亦㽞手取辦每節則專賣一物遍京輻輳以不得為不足縛木成欄傾錢其中至高丈餘先一日開說來者不拒號曰澆店

元少保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院絳寤思自素無兄弟疑夢為不然熙寧中絳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并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兆夢溪筆談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倚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與之矣言行拾遺

蘇仲豫言蔣頴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

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去占風旗遂廢矣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李世明挈其妻孥與士卒千餘人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放火殺掠人民由小長橋透出許市時潛說友守郡不能捕但令人備之

而已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其軍初在江下殺人甚多殿司兵在吳江亦不能敵多為其擠入江水死者甚多及劉師勇復常州世明等出戰甚力韓震者蜀將韓宣之子為賈似道腹心魯港敗震主遷幸議陳宜中等不從乃於湖上放砲謀奉三宮入廣故宜中誘而誅之出雜記

崑山周焕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焕卿有母喪不能舉及妹未嫁子韶在貶所專价賫書并銀三鋌錢

二十五千以助之其書見龔氏紀聞

趙宛丘官至財賦副總管公委至吳吳固其辟掾宛丘因訪其鄰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視自眩顯者有間矣

郭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力自荼毒平江之後為真揚鎮撫使在郡復不悛劉光世為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擒至麾下縛送行在詔斬於平江市以

謝百姓 出揮麈錄宋鑑

淳祐間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為人端慤因延之家塾當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公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公振又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昌世不得辭公振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衢攝郡

有廉名穆陵聞之擢為郎癸辛襍志

慶歷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為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云買得梧宫數畝秋便追黄綺作朋儔杜詩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才五人故杜詩云然

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

罷經由為作叙叙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中大夫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國仲新年八十二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黃挺公操年八十二正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閭丘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

袋章岵伯望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徐師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靜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黻序之序曰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逦闕郡齋會

九俊老惟内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章昭融名咸
四海勲書冊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孫映清標
邁逺鬱建功利煥於汗青太中大夫濮陽公沖襟爽
淑淑質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
朝議大夫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
道韻虛曠内德淳耀或中臺耆彦或四方膚使出處
有裕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
議郎黄君素行潔修里閈標準早鮮簪紱仕路式瞻
咸欣碩德天賜難老貌若遼鶴言為龜鑑於是羽
觴屢酬雅章迭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盼之間穆
如清微薰如太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
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
進退從容千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黻倦游四
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傳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
子有之顧黻何堪
忝於承命謹序

郡人王希默庫部郎中貽之仲子也為人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為娱整飭鬚眉終日無倦以杜子美勲業頻看鏡之句作策勲亭仍自號曰勲叟收古今善鏡典衣價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聚樂飲各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觀而罷鄉人目曰鏡社希默又集載籍凡言鏡者成二十卷號儷銅傳云

元干文傳壽道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

第一夕夢入選掛名為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為偶然又以為不偶然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為前任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為吳縣正官既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任為本路之

官亦希遇也後為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贈禮部尚

書

黄策靖康初為兩浙漕使時朝廷籍没諸姦家財被旨

籍朱勔家策故遲其往且聲言於人曰朱節使非他

人比其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其鄉人

故也朱氏遂稍得為徙匿計既抵勔家坐堂上召勔

之内外以夤縁而得官者防圍之秩凡數十人下而

小小者又四五十輩喻之曰汝等得官皆由節使之

力今當悉取告身來當為保奏使命出朝廷則皆免僞濫之嫌也衆以為信盡取之來策隨其所留估籍畢則盡取諸人告身積薪一焚空之於庭曰朝廷遣我來豈利汝財哉政欲除冒濫之官耳故朱勔之比五賊獨無復綴仕版者蓋策之力也策仕至工部侍郎子孫多能官者出葉氏筆衡

朱沖微時且貧後稍溫飽易為藥肆生理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多貲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為心

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者數人延門問貧者疾者從而賙之又多買帛做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製衲衣數百當大寒以給凍者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近幸時時進奉不絶謂之花石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有一花一木奇怪者輒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之礙舟者則撤以毀之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

交越勔既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舊者載粮轉搬食遂廢粮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節堂畫徽宗御容置於一殿使監司郡守就此以朝朔望勔嘗預宴徽宗親握臂與語勔遂以黃帛纒之與之揖不舉此臂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夤緣得至顯官者甚衆勔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為幙帟覆其上每花飾金為牌題

其名如是者里所園夫畦丁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為
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數計園有水
閣作九曲路以入春時縱人民婦女遊賞有迷其道
者沖設酒食邀之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
一日勔敗檢其家資有黃發勾者素與勔不恊既被
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
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謂壯丹者皆折而
為薪勔伏誅竄其家於海島平日受誥身者盡褫之

當時有謔詞譏之初𠡠之葬其父盛飾一女奴兼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忻忻然從柩入壙至靖康末大饑郡人怨毒入骨遂刼其壙而碎其父骨既入壙見骸骨具存猶志之曰此僮奴之骨也出吳中舊事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為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為腹心韓為知閤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内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子由之孫也師旦以

徼賊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於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輙俸金予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崇為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以韓念巳必復名用巳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誅巳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金一萬五千

七百二十兩爪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録

元初得江南至元十三年丞相巴延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罷河漕之艱險乃用大艘沿淮以至山東邊海攢運經時方達而朱清張瑄出焉二人者皆瀕海之民歲漕各三十萬斛末年殆至三百萬斛而值風濤沈没者歲不下三五萬計至元二十九年瑄次

子文虎以户部尚書領漕事始由海中大洋旬日能達直沽柂工篙師之徒從而紓朱紫者各以百數或交通海外諸番博易以致巨富大德七年為吳也先構言遂遭竄殛籍没二家之産當時嘉禾士人金方所作朱張行悲之嘗聞故老云朱清張瑄以盜官鹽販私鹽行刼於海瑄事敗被獲時洪起畏為浙西提刑夜夢録囚十八人内一人化為虎寤而異之明見所解賊徒數與夢合而瑄在其中洪奇其狀特貸其

死未幾宋亡而瑄貴顯乃給洪終身以報全護之恩瑄目不識丁而書押文卷未嘗握筆但攢三指染硯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於作偽者倣之不能瑄之第四妻楊氏者美而悍人罕見其笑故有鐵面之稱瑄嬖而畏之為建第於乘魚橋號四夫人府時兩家第宅遍吳中今朱張巷其故基也抄籍後新提舉司專掌其錢粮其富從可知矣或曰瑄之豪横甚於清有拂其意者則縳而投諸海積惡滅身固無所逃其

死出雜記并吳郡續藁

元至正十五年行納粟補官之令遣兵部員外劉謙賫空名告身過江南募民補官即任民牧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而民間一無願者松江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集屬縣豪右大姓列庭下不問有無輒施拷掠衆皆抆淚入粟且逼抑使就官惟平江監郡祿實公不為使者所怵乃力爭其不可闔郡得免於徵科崔聞之大慚祿實者字子約唐古人國監生能讀書

在官稱廉明最得民心後卒於官出輟耕錄

沈右字仲悅郡人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深以爲憂一日仲悅買一妾頗有姿色因問其祖父對曰妾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母老故至此仲悅惻然謂妻曰乃父吳中名衕亦吾故人也吾安忍以爲妾乎故人之子當如子視之可也即名其母使擇婿嫁之且備奩具送其行友人高進道貧不能葬者十三喪仲悅又買地爲之安厝吳人至今稱之出輟耕錄

吳人鄭元字長卿元初其大父為到鈔庫使一日雨有人倉皇走其家來避雨遺一小篋大父收之翌早坐候門外聞人言昨夜汪家府前王某失一篋金葉不記何處其家兄弟遂相忿爭大父聞之則往物色得實以金還王氏大父又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廟於路拾得一綃囊視之亦黃白物也仍闕還之令其孫長卿從儒兼精醫闕非陰德之報乎出遂昌耕錄

至正中吳江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為塾師有主丈葉茂林者嘗干於殷殷不之禮葉以夏不為助言啣之遂與一戍汪蠡𧌒密謀匿名誣奏以藍黨事朝廷覺其究差御史史廉之史潛訪數月未得實間宵行至仙里橋間一人作氣曰一件大事想不明白矣爰詢之曰葉茂林也識之隨訪葉葉已充陶京衛家奴一日縣官酌客於郵亭史紿以丐者故肆逋慢官吏驚而起史即命吏抄

案一邑皆駭竟提夏等一干人鞫之無驗令就獄次日再鞫亦無驗乃喻之曰汝等恐為人陷之邪試思之衆不之悟復喻之曰幽有神明吾為汝默禱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夢有五靈神告史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揭旦取衆出謂之曰神報我矣曾識汪姓人否衆頓悟有汪齵齒者因誣奏事發彼他郡人將逸去願併力擒來遂追獲史鞫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奏詞出吾手而逮謀寔葉茂林也史曰是巳

令吏往捕之至京覘葉出入騎從頗盛吏計曰難以法拘拘必匿當見諸途葉見吏色動亟問曰近聞史御史在彼行事曾問及我儂有諸吏紿曰訛言也勿聽相拉登酒樓敘鄉曲酒半一吏潛下樓以公文示肆主曰吾捕此人走則汝當罪肆主大懼即拏之從者走陶聞畏法即面奏捕以下獄吏歸報史連人讞詞復命上勑汪葉二犯擡首熟視之曰此正惡人處以淩遲重罪又勑夏等十餘人擡首曰都是好百姓

也俱發寧家皆呼萬歲踴躍而退於乎此可見高皇清明之政而監司能體上之命者矣

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聞郡有處士王賔招不可嘗詣賔家賔見其騎從在門因語之曰賔有老母在不宜張聲勢以恐之後善造賔門必預下輿徒步至門劇談今古商確政事而退善文章政事擅名一時卒著忠義之節殆亦得賢之助也

崑山周壽誼生宋景定歷元至洪武五年年一百十歲

郡守魏觀始行鄉飲酒禮吳縣林文友楊茂亦皆九十餘特位三老人於衆賓之上壽誼後年一百十六歲而終嘗蒙召見賜酒饌殿上蠲其家丁役

周文襄公忱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襍言

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張𤣥之顧敷俱顧中和外孫少皆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於張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湼般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𤣥謂彼不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姑蘇志卷六十